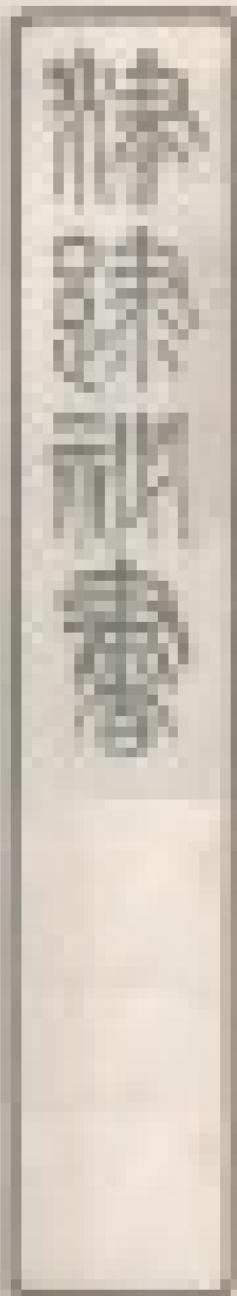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湘山野錄卷上

吳僧文 穎著

虞農毛 晉訂

真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嘖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

洪武  
卷一百一十一  
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宗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以奇牒妙墨臨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還上印綬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實

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臣子豈不以捧璋  
侍祭爲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非淺伏望  
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按牆壁間其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  
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  
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  
也果長城公後四十卒首行有缺誤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

也節概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

今日淮西又見陳

或云陳李二公被差者也

寄

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閑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

蘇臺歡好欵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  
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  
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迨事權屬他出  
廟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說得爲信乎  
冀公愧謝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祕監  
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  
焉至貴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

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慶曆初被召真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知杭州到任以二閩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伴沙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

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南京時張  
相昇知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  
飛殊不擬鴛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  
彈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旣高中  
人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韋布  
止長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  
把一言裨萬乘祗又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

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  
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  
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  
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  
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翊日負荆  
謝之

張尚書詠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貞公旦登  
庸乖崖色不甚悅奮鬚振臂謂客曰朝廷安宵

用經綸康濟人平賴余素以直節自誓束髮登  
仕無兩府之志時幕中杜壽隆者乘其語而悅  
之曰賤子素知公無兩府意遽問曰此吾胸中  
蘊畜子安得預其知乎杜曰某蓋昔嘗誦公柳  
詩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雨繫扁舟之句因  
所以知之愴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  
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

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  
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選胡  
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  
搏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  
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  
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無奈  
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憇之所乖  
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

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云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  
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  
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  
妖蠱之叛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  
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  
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

祥符八年當其歲也時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劙外鐵緡綯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界矣

雖極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  
詣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  
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  
諫放以決之時种持兄喪於家既至真廟携之  
登鶴鵠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懼奏曰大駕此幸  
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  
心封禪郡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爲

闕此其不便一其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晚春蠶  
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精兵重臣扈從車  
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九廟乎此陛下深宜  
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  
此者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  
邀已名此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翊日傳召鑾  
輿還闕臨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  
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上曰非久必當召卿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  
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  
度例務減省淨知言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  
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  
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  
又況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  
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烏敢罷且又牒  
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